

良友文叢書之卅八

野火

魯彥創作



野火

魯彥創作



上海友誼書局印刷公司印行

1937

No. 494

一

天色漸漸朦朧了。空中的彩雲已先後變成了魚肚色，只留着一線正在消褪的晚紅在那遠處的西山上。映着微笑似的霞光的峯巒，剛才還清晰地可辨的，一轉眼間已經凝成了一片，露着陰暗森嚴的面容。牠從更遠的西北邊海中崛起來，中斷三四處，便爬上陸地，重疊起伏的佔據了許多面積，蜿蜒到正南方，伸出被名為太甲山的最高峯，隨後又漸漸低了下去，折入東北方的大海。

這時西邊的山麓下起了暮煙。牠像輕紗似的飄浮着，盪漾着，籠罩上了那邊的樹林，田野和村莊。接着其他的山麓下也起了暮烟，迷漫着，連

接着，混和着，一直向山腰上捲去，一面又向中部的村莊包圍着過來。

最後的一線晚紅消失得非常迅速。頃刻間，天空變成了灰色，往下沉着。地面浮動了起來。大山擁着灰色的波浪在移動，在向中部包圍着。牠越顯得模糊，越顯得高大而且逼近。近邊的河流，田野，樹林和村莊漸漸消失在牠的懷抱中。

傅家橋夜了，——這一個面對着太甲山的最中心的村莊。黑暗掩住了牠的房屋，樹木和道路。很少人家的窗子里透出黯淡的燈光來。大的靜默主宰了整個的村莊。只有橋上，街頭和屋前偶然發出輕微的和緩的語聲，稍稍振動着這靜默的空氣。這是有人在休息納涼。他們都很疲乏地躺着，坐著，望着天空或打着瞌睡，時時用扇子拍着身邊的蚊子。

閃爍的星兒漸漸佈滿了天空，河面和稻田中也接着點點亮了起來。隨後這些無數的可愛的珍珠便浮漾起來，到處飛舞着，錯綜着，形成了一個流星的世界。

這時傅家橋的東南角上的沉默被突破了。有一羣孩子在田邊奔跑着，追撲着，歡唱着：

火螢兒，夜夜來！……

一夜勿來，陳家門口搭燈台！……

有人撲到了螢火蟲，歌聲停頓了一會，又更加歡樂地繼續着：

燈台破，牆門過，陳家嫂嫂請我吃湯果！

湯果生的，碗漏的，筷焦的，

凳子高的，桌子低的，

陳家嫂嫂壞的！

歌聲重複着，間斷着，延續着，清脆而又流利。不到一刻鐘，孩子們的手掌中和衣袋中多射出閃爍的亮光來。

「我捉到三個！」尖利的叫聲。

「我五個！」另一個尖利的聲音。

「我最多！——八個！」第三個提高了叫聲。

「我最多——數不清！數不清！啞，啞，啞，」又一個揮着手，踏着脚。

「亂說！你是騙子！……」別的叫着說，「你一個也沒有！」

「誰是騙子？你媽的！……誰是騙子？打你耳光！」那個說着，在黑暗中故意蹬着脚，做出追逐的樣子。

於是這隊伍立刻紊亂了。有人向屋前奔跑着，有人叫着媽媽，有人踏入了爛泥中怔住着。

全時屋前納涼着的一些母親們也給擾亂了。大家叫着自己的孩子，或者罵着：

「你回來不回來呀？……等一下關起門來打死你！——你敢嗎？……」待到孩子們回到她們身邊，她們也就安靜下來，彷彿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。有的用團扇拍着孩子們身邊的蚊子，仰望着天上的星兒，開始

低低地唱了起來：

一粒星，掉落地，兩粒星，拖油瓶，油瓶油，炒碗豆，碗豆生，加生姜，生姜辣……

孩子們聽着這歌聲，也就一齊跟着唱了：

蟹腳長，跳過牆，蟹腳短，跳過碗！碗底滑，捉隻鶴！鶴的頭上一個瘡，三斗三升血！

於是笑聲，語聲，拍手聲和跳躍聲同時在黑暗中響了起來，歡樂充滿着周圍，憂慮和疲勞暫時離開了各人的心坎。

但在許多母親們中間，葛生嫂却滿懷的焦急不安。她抱着一個三歲的女孩，身邊靠着兩個八歲上下的兒子，雖然也跟着大家的歌聲喃喃地哼着，卻沒留心快慢和高低，只是不時的間斷着。她的眼睛也沒注意頭上的天空和面前的流螢，只是望着西邊黑暗中的一段小路。

「唉！……」她不時低聲地自言自語說，「什麼時候了，還不同來

呀！……」

「真奇怪，今天回得這樣遲！有什麼要緊事嗎，葛生嫂？」一個鄰居的女人聽見她的不安的自語，問了。

「那有什麼要緊事！不去也可以的！」葛生嫂埋怨似的低聲回答說。
「老是這樣，不曉得夜晚……」

「漆黑的，也虧他走得。」

「可不是！說是摸慣了，不要緊。別人可給他擔心呀！……」皖着背，一天比一天利害了。眼力也比一年前差得多。半夜裏老是咳嗽得睡不熟。
……葛生嫂憂鬱地說。

接着沉默了。葛生嫂的眼光依然不安地望着西邊的一段小路。

那邊依然是一樣的黑暗，只不時閃亮着散亂的螢光。有好幾隻紡織蟲在熱鬧地合唱着，打破了附近的沉寂。葛生嫂一聽到蟲聲的間歇，便非常注意地傾聽着。她在等待腳步的聲音。

過了不久，那過紡織虫的歌聲果然戛然中歇了。淡黃的燈光在濃密的荊棘叢邊閃動着。

「到底來了……」葛生嫂喃喃地說，「也曉得黑了，提着燈籠……」然而燈光却在那邊停住了，有人在低聲地說着：

「這邊，這邊……」

「不是的！在那邊……不要動，我來捉！……」

「噯！只差一點點……跳到那邊去了……」

葛生嫂知道是捉紡織虫的，失望地搖了一搖頭。隨後聽清楚了是誰的聲音，又喃喃地自語了起來：

「咳，二十一歲了，還和小孩一樣愛玩……正經事不做……」她說着皺了一陣眉頭，便高聲叫着說：「華生！什麼時候了，還不回來嗎？……捉了做什麼呀？……」

「曉得了！」華生在那邊似理不理的回答說。「哥哥回來了嗎？」

「沒有呀！……你不能去尋一尋嗎？」

「尋他做什麼呀！……又不曾逃走！……誰叫他給人家買這麼多東西呀！……」華生說着帶着同伴往西走了。

燈光立刻消失了。黑暗與沉寂又佔據了那邊的荊棘叢中。

葛生嫂重又搖着頭，歎息起來：

「這個人真沒辦法，老是這樣輾強！……」

「有了女人，就會變的呀！」坐在她身邊的阿元嫂插入說。

「說起女人，真不曉得何年何月。自己不會賺錢單靠一個阿哥。吃飯的人這麼多，拚着命做，也積不下錢……唉，本來也太沒用了……」

「老實人就是這樣的，」阿元嫂插入說。「所以人家叫他做彌陀佛呀。我看阿弟到比阿哥本領大得多了，說到女人，怕自己會有辦法哩……」

「二十一歲了，等他自己想辦法，哼，再過十年吧！……」

「這倒難說，」阿元嫂微笑地諷示說，「走起桃花運來，也是很快的

哩……」

葛生嫂驚詫地沉默了。她知道阿元嫂的話裏有因，思索了起來。

「難道已經有了人嗎？……是誰呀，你說？……」過了一會，葛生嫂問。

阿元嫂含笑地搖了搖頭：

「這個，我不曉得，應該問你呢！……嫡親嫂子不曉得，誰人曉得呀……」

葛生嫂又沉默了。阿元嫂第二次的回答更加肯定了華生有女人，而且似乎很清楚他們的底細，只是不肯明說罷了。

那是誰呢？葛生嫂一點也推測不出來。她一天到晚在家裏洗衣煮飯，帶小孩，簡直很少出去，出去了也不和人家談話，一心記掛着家裏的孩子，匆匆忙忙的就回了家。這消息是不容易聽到的。而且，也不容易想到。她家裏的雜事夠多了，三個孩子又太頑皮，一會兒這個哭了，那個鬧

了，常常弄得她沒有工夫梳頭髮，沒有心思換衣服，有時甚至連釦子也忘記釦了一二粒，她那裏會轉着許多彎兒，去思索那毫沒影子的事呢？

但現在，她有點明白了。她記起了華生近幾個月來確實和以前不全的多。第一是他常常夜裏回來的遲，其次是打扮的乾淨，第三是錢化的多，最後是他懶得做事，心思不定。要沒有女人，她想，是不會變得這樣的。但那女人是誰呢？是周家橋的還是趙隘的呢？這個，她現在無法知道了。阿元嫂是個牙關最緊，最喜歡賣祕訣，越問她越不肯說的。這只好緩緩的打聽了。

然而她心裏却起了異樣的不安。葛生只有這一個親兄弟，父母早已過世了，這段親事照例是應該由兄嫂負責的，雖然度日困難到了絕點，仍不能不設法給他討個女人，現在華生自己進行起來，於兄嫂的面子太難堪了。

「看哪，二十一歲了，阿哥還不給他討女人，所以阿弟自己軋餅頭了

呀！」

她想，人家一定將這樣譏笑他們。剛才阿元嫂說，「你是親嫂子，應該問你呀！」這話就夠使她難受了。阿元嫂顯然是譏笑着他們的。她們自己還像睡在鼓裏似的，什麼都不曉得，又那裏知道現在外面的人正在背後怎樣笑罵了呢？……

她想到這裏，兩頰發起燒來，心裏非常的煩燥。但過了一會，她的心突突地跳起來了，她在想那個未來的弟媳婦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了。

倘若是個奸刁的女人，她想，他們這一家將從此不能安寧了，他們兄嫂將時時刻刻受到她的譏笑，簸弄，干涉，辱罵。眼前的例子太多了，分了家的尚且時常爭吵，何況他們還沒有分家，葛生是個那麼老實無用的人，而華生却是脾氣很壞的少年，一有了什麼糾葛，又是葛生吃虧是不用說的。爲了葛生，她現在對什麼事情已經忍耐得夠了，難道還能天天受弟媳婦的委屈嗎？……

她想着，不覺非常氣憤起來，恨不得葛生就在面前，對他大罵一頓，出一出胸中的積氣。但是她念頭一轉，忽然又憂鬱起來，呼吸也感到困難了。

她想到了華生結婚前後的事。要是華生真的已經有了女人，他們得立刻給他結了婚，再也不能延遲的。而這一筆款子，一下子叫葛生怎樣張羅呢？聘金傢具酒席，至少要在六百元以上，平日沒有一點積蓄，借債糾會也湊不到這許多。湊齊了以後又誰去還呢？華生這樣懶得做事，不肯賺錢拿什麼去還呢？即使能夠賺錢，結了婚就會生下孩子來，用費跟着大了，又那裏能夠還得清！這個大擔子又明明要落在葛生的肩上了。葛生又怎麼辨呢？掙斷了腳筋，也沒……

「喔，我道是誰！怎麼還不進去呀？」一種乾啞的聲音忽然在葛生嫂的耳邊響了起來。

葛生嫂清醒了。站在面前的是葛生哥。他什麼時候走過來的，她竟沒

有注意到。

「什麼時候了，你也曉得嗎？」葛生嫂忿忿地說，「老是起早落夜，什麼要緊事呀！……漆黑的，也不拿一個籠燈，叫人家放心不下……」

「你看，月亮不是出來了，還說黑漆的。」葛生哥微笑地指着東邊。

葛生嫂轉過頭去，果然看見微缺的月亮已經昇到了東山的上面。近邊樹林間迷漫着一派濃厚的夜氣。她的四周已經極其明亮。葛生哥露出一副蒼白的面孔站着，顯得很憔悴。

「剛才可是漆黑的……」她喃喃地說，口氣轉軟了。

「進去吧，已經到了秋天，孩子們會着涼的。」葛生哥低聲地說。

葛生嫂給提醒了。她才看見自己手裏的孩子早已睡熟，兩邊站着的孩子也已坐在地上，一個靠着椅腳，一個伏在椅腳的橫檔上睡的很熟。周圍坐着的一些鄰居，不曉得是在什麼時候散去的，現在只留着一片空地。時候的確很遲了，有一股寒氣從地面透了上來。

「還不是因爲等候你！」她又埋怨似的說，一面扯着地上的一個孩子。「你看呀，一年到頭給人家差到這裏，差到那裏，自己有什麼好處呢！只落得一個『彌陀佛』的綽號！」

「人家沒有人好差……」

「太多了，這傅家橋！都比你幹，比你走得快！」

「能有幾個靠得住的人？……」

「要靠得住，就自己去呀！一定要你去的嗎？」

「相信我，沒辦法……」

「你也可以推托的！一定要你做什麼，你就做什麼的嗎？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進去吧，我還沒吃飯呢……」葛生哥說着，給抱上地上的兩個半醒的孩子往裏走了。

「又是沒吃飯！什麼時候了，老是叫我去弄飯給你吃！給人家做事，不會在人家裏吃飯嗎？」葛生嫂咬着牙齒，忿恨地說，跟着走了進去。

「人家已經睡覺了……」葛生哥喃喃地說，聲音非常的低，幾乎聽不出來。

月光透過東邊的樹隙，在簷下的泥地上灑滿了交織的花紋，蓋平了凸凹不平的痕跡。一列染着黑色的水漬的泥牆，映出了青白的顏色。幾家人家的窗子全關了，非常沉寂。只有葛生哥夫妻兩人的腳步聲悉率地响着。進了沒有門的衙堂門限，他們踏上了一堆瓦礫，從支撐着兩邊傾斜的牆壁的幾根柱子間，低着頭穿了過去。這是一所老屋，衙堂已經倒圯了一部分，上面還交叉地斜掛着幾根棟樑，隨時準備頹了下來模樣。隨後經過一個堆滿農具的小天井和幾家門口，他們到了自己的家裏了。

這房子雖然和別的屋子連着，却特別的低矮和破舊。葛生哥推開門，在黑暗中走到裏間，把孩子放在床上，擦着洋火，點起了一盞菜油燈。於是房子裏就有了暗淡的亮光，照見了零亂的雜物。

這是一間很小的臥室，放着一張很大的舊床，床前一口舊衣櫥，一張